文林郎前秘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以自宮掖俚及壘肆畧無不言其寂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同道皆棄村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諸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諸人猶不已

又取其不應和少異議者亦例遣之曰我則彼毀爾
奚默焉是負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
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
則陷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
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
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
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
忘也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
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
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
庸人外若偏而內若黨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
哉其故無他闢冗適尊異九庸當詹興天下之大功

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詰不用
教授池州煦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
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
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
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
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罷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
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
下詔諡庸曰讎耻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糾合君賊
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嫗忽院開機速疾
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
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枉必死之藥敢謁
通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

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强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强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本廟堂無能盡出胥吏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謨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毋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遹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卒利上喘聞月餘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宅窀隆山職嗚君毓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甚易師一易師爲頃動相搖播告擯絶既從余初若無所論以涯量頻悟捷得受之若疑標樹山嶽之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已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悸心怛慮覩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令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瘵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

職數月止既絕意舜坐衣食斡惡雞鳴挾書盡夜分
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儒著皆
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
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
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樂而不悶尤難也然
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
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囷父安道承奉郎娶黃
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之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
南檝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寃
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獻屢辭焉曰未暇也嗟
夫余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踐鸞鷟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而貴兮冒竅
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
容抱和辟以並刖扣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
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牖之月朝
余鰾兮進窀窆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瑶祖持右迪功郎
父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
簿虜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
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即
奏閣免由是知公令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
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憎倍改官知鈆山
縣陳丞相訝曰薄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

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者盛氣詛划顧
不充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僚
吏憚倡公約以中道常苗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禽減
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
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迁丞燕兵部郎官監司皆
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糴本盡廢
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
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免稅至五
六不報公以見種實徵其稅均其荒羙民頼佃者第減之
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奉千
餘公亟奏黜而蠲其名士絜廉者十數除直祕閣淮
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幣修久未定總領扳公諏議
公接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
故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也光宗從
之城完牢至今除户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
抵賞陰失餉計積三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
絕增餉一年迁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
乞爲都釀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
佐之邀羅編江淮迁複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
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有辨義利判然斥部内竊
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吏難動搖者也太夫人董氏
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　除崇

正少卿起居郎實錄院檢討官權户部侍郎同修撰
瘍生於頰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
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彫君也數皇灾然衆欲沂輔
念不暇邮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
過矣浮餽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止添差曰庶幾
寬之遽差知平江府公經歸復提舉興國宮知泉州
舉閣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貨不汝買也待制華
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
意隨其病傷鋮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衍
抑人以徇已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
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慊避就之淺心貶已
以合時也孝宗時傅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
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爲今復棄置
損盛德矣上既優待三衛與執政約禮公又言兵權
惡專況今之將帥何足稱顧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
充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
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
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
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
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輕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
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乎已
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

絜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強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知仙居縣陸三省進士徐冲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女五壻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鄉巖山余既録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各公鄉也挽致不得寧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傾

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
是絶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用捨命也其爲少宗
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
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云而人材憎在朝廷幸
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果賢參政
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
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若皆
已起爲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怙而安嗚呼斯
完矣夫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陰與初元甄書
千至天子驚嗟曰繞一二公時已仕德器早成物麤
兼融理冲獨榮前方後方不斲而行勢有險夷情有
戚休畀我百爲從容並肩階卿級佚衆俯僂之峙而
莫前公則户之始居豐石巖開洞畫九仙爛柯今古
一奕後依菱塘陂斜浦橫欵乃其歌五湖夜明有芝
九拆有松千尺雲藏霧幕以庇玆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
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内地虜求戰不許鹵掠無所獲
既而大雪數尺凍饑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
濠州以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弱爲賀金國生辰使
虜論議往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閬州以俟自兵起
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犯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遯逸
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
事公曰鹽在北而虜不至使剽奪竊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剽奪竊

窺吾之責也遂渡江益貸真卩鹽既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責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還科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遣留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比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橫費暴役丙運司各有羸財蓋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於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馬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由進士第歷潮州司户參軍監鎮江庀榷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尚書郎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迁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暗零稅追縣公故爲寬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胥項迁詬公公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徵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則陳丞相自強愎公不聽已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困爲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既盡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

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之爲縣者悉注文臣賕
業其部之負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真州官私屋初立
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
食餓贏淮東漸如平時將矣自渡江而帥漕爲應辦官
儒生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以私問者事
關內臣未嘗與相見驟不宿設門衢寂然公之始入
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遏事付之
公行兩淮又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
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敗公又
言今虜頻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
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貴豪其地者皆有
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樽使國用
未甚蹙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
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
葛邺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
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以病自乞不許淹三月即以
累疏猶不許寘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豪也猶不
寤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
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澗泉前夫人曰方氏今夫
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鼎克剛方幼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
薄曰克孫適曰克剛方幼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
已嫁若鄉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
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叙其人在名世
之目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若緝故業貧不能

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携書就之後甘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　內故鄙事亦勉焉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忘容而與善故知者依為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為可以任其必為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為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為天下哀之也銘曰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絶不值猗公之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温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弗試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遂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於嶧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瞻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疑情滯憲參論平處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軟細而耐麤澀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

往往相為引重不少矣士方沉藏汨沒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閥操筆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沉藏汨沒而朋交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為悲而儒珍之所為殼勤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為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為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比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動輒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弭抑聰明不衒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靡重壹夜辛苦無所猷忽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始叔季內外姻戚皆言是婢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塋宅據岡阜之宜合窆儉之中人尤以為能而益耕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貨則為辨說衰衰如怒發機中的焉及予絀賜進士第上人不數年至兩制封夫人為太頌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又歎其遲莫落慶夫人亦無慍容常曰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覬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闘決之輒徙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

人亦天性有恩意聞外杖箠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娶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為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凄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廿七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丞務鄉道末原三子子純中大夫文殿修撰于英一女嫁坑冶司幹官趙公孫曰幼成寄子森老罪孫嬃孫長孫頊先昌孫申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湘女余每患婦女門內常行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賞立其家聲在窀達間裾徙徙弗佩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葬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仟靜朝奉大夫光宗壽持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毋滿夫人卒教授臨與府改兵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學終其身元私已見為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歸為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揚褒貶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蓋天文地理今人以為不少請井田兵法分合之宜人謀而不足行書其能使夫與事會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更迭即事合之宜也學既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論當面對奏言

漢唐英主遺時雖異各競欲為之心歷歲不渝終獲
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矣群臣猶未喻上志也則
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為大患救
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優府衛以銷冗募兵陛下
欲為之初無以過此已又言經筵進止讀通鑑宜訓而孝
肅長編本朝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
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既得閒兵敷與費卿卿歎
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
御而經筵以為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知公稍迂
丞紹熙四年九月迁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
曰國家徒備世將打虜而不為蜀慮叛臣歲舉稍錢
四千餘萬湖流而運名曰贍軍實富吳氏民力盡矣
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流東西川劒閣天險漢中
興勢敵遠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分內無一兵若吳
氏閫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
挺忽死子弟未有異志合興利為一稍徙其兵必
實兩川鼠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魏運省而民力可少
覓於是上反復語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為興州都
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
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
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為監丞
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為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
右丞相耆卿調護孝宗而後朝卿不以為誠也公圍
劾以諫之言太白晝見紀心月犯天關陰惑勾陳

行大徵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惜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承訓公最後口陳六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發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便聞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而不温也忠於上而不聽孝於崩不聽孝於崩不聽孝於崩

蕪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浮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四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前立就擒而橫山蠭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真枕民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運道將迸之濠壽公戍定遠杞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鑿擊遂降十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嘆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憑敷遣之公既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治城樓朝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排戶以告爲寶諛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意公卿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夜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已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寄蜀兵說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省以至之機可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

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胄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遣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其月日薨於上虞縣鳳凰山頌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進士迪功郎鎮江府司户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户部提領酒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柲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胄竄北再召七十餘矣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視猶莫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却客危坐與音論說終日真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溢公毗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內守密彼物壯老先銳後蹙公常自若致用實推其所爲思始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輩父後民承奉

即以而奇頴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教授楚真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毀高原谷汲飤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謹趣切以速成兌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說切理會心坐席皆滿　閒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所治又能猷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大震待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欷歔君君閉户讀書不自言朝廷賢之特用爲太社令辻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與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麥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王簿趙希兎國子進士趙汝家相與奉君喪祔于五雲鄉孫與

塋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請銘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摇手曰草草諸生作見天子語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愍帝行之矣且釋褐入廣殿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庸遷得已而閒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顧掩鬐不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幾寢見天子或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見色有回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欲言與能不撓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及見爲博士而不啻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燁曰鄉貢進士悼曰嫁承直郎邵嵓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晦進武校尉倅從事郎監提領所羅場門壽迪功郎監鎮江府東北較務然兌解進士王唐卿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強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爲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宇爲得上

而公教授處州掌刑正部架閣文字國子録太學博士樞密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祕書丞着作郎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迁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啓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憒憒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正舍名朝廷方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任焉竟重疾深拒未嘗妄請謁留丞相異之奏語寖聞坐常聳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寖未知名士不接察而沉廢於戲冗數年間技用幾盡士慺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繯有此爾丞相既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默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　上即位欲胥知國家事故嘗僚三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由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罪使知徽州不得已強起復求去奉使江東迎梓宮門迫公行固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隸落終日整坐閒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肴

年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歸矣公學不衒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曰

蘇常中間事予朝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泉洌而食兒矣沈公以配蕊特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山綠而

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啓牖沒及霤湯舟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千餘家

市肆皆盡茅帝有無處宅四十年濮陽李寬知監棟宇垣卷繩引閭伍鄰次既清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矣嘉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薙爲功者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余禮接不忘君以其母夫人狀授余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朝請大夫浙東參議其永相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慮而修參議爲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婦子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意參議歿子

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嗛之郊以爲是比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者文宿與寬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羣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之孫薄其官遯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爲也公迪哲皆以惠愛稱今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入爲太學生相曰當爲太學得師徐子宜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　天子親政久或柄權上臣下多皇恐顏望事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曰聖人臣曰愚　陛下誰與共功　上色莊改諭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奢亂則陂其官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御可謂不以官自情矣丁奉直憂知徽州　光宗内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走天德矣願　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遨公留公謝曰昇方欲勸公去奈何歙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摑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既而實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繫久不勝飢大叫役者批之墮水罾

耳宿昔死矣然後保伏罪併劾受賕吏闔州感動
所請實稅者蠲六千其新安還
朱御户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干照造簿自實
其稅應者蟻集蠲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
西公請詰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
煩苛繕山谷叟老具鼓笛酌酒送公泣而別過朝晚
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請付外　上悉鉤摘要
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
公曰　上聖質寬平初
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
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由港還三江故道
開宜與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田埭乃堵堰
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郊亶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
流與宜與瀆屬之海若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
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為
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
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茭
蕩既為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鄉始之重陂太半為
土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
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瀆當潛
治圍田及開未墾當捺合今之言水者
能行是三說則尚原舊田還為行沃而農不病矣入
為吏部郎遷右司左司
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
今上即位遷檢正中書門
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

克或夜半擣乞米奏至斂起擢被燭其重輕量分數
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
嘆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況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
所仰請於 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嫒堂寒苦而就
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八居養院費大不給內
帑皆 三朝恭儉之積 陛下幸圖之 上慨然曰
卿言是也賜貫餘四萬即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
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安
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
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
赴奏子渾杖策赴郡慶數道迎拒兵墜江漢姦民乘
涼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贏恩接賓旅
募人於淮東部分練習犒犀城創輕舸船往來遠
近由夏口而下依公爲強虜既去朝廷是公所爲除
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
初虜圍廬舒不下而歸猶縱濠州以待和時抄劫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
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
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請專
幷敕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驅移知隆興府
黑風搖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念爭讎殺湖南抑西傳
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
州勞於戍守孟傳因士喜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
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太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
公已病就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

視人如己本無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俾
胄既得志則驕肆公囘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
十年不徃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為言開乾闡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
以言為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
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訌訌天作閔凶舉世驚哀
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
彼諸人者不祀忽諸男爾梳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
死不求謚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
爰居時來功其永號嘉定八年三月　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
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旁居南城者至公
曾祖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為儒先生父發用累舉
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
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句不能為踰冠三上省以第
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績巨一
佐其守值旱饑公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
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已合議薦之公逡巡辭司一路
當薦有幾不知未何用我曰名孰於先予公曰利舉
不責功實而以名取名之從我急進不愛情得無反竪
棄之乎固辭而已為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
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為偽攻訐出一口公獨之求
去得請免有旨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

工部侍郎去不已知
請主管神佑觀知興
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
希指罷公至是倪曺自
祕書丞召改著作即
監公以疎遷爲非復
者既辭不就將用公
自所爲言者具之詔
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榷密院機
速文字公復力陳不
極重公遷祕書監兼
書舍人自倪曺貴臺
陰請命意所欲者指
授行之倪曺殊不以望公有論

執即時止右史陳子升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
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
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倪曺不敢遠爲汝一州使去
於是女眞雖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
責正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苟且公雖衍大義載
於訓詞扶善懲言姦竊得承平奧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
以存舊體俄而倪曺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彦逾
亦在中公爭曰彦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
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
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
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
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即陞史官爲

排其非倪曺宣
正以不爲倪曺
堂諱之故耳
公爭之不
榮足也

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
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户無因
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于太平鄉
香山夫人江氏封恭人子曰頴茂承務郎監福州水
口鎮曰頴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頴敷早
卒女之壻曰倚樗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逵既早慧
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
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洩相矜伐
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
不顧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
泰間朝衣負塗出炭之喜而以水玉自潔青蠅蒙拭棘
之諂而與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
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喜有汗不臞其清是爲鴻前
正性之開衆攫群攘舒徐其間特雖我畀我不時即
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庇國
如珠潤淵日之所炤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
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
九月　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髫髽有傑氣十七八游江淮亂後邸
店未復寢卧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
阸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
堞矗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蒐虎皮

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延
上坐稍長親師友學書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
之復出汚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留門
下終身所至專帥高論衮衮無對怒馬觸出不施鞍
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歸飯
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君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
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
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
將臞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
快快不自喜尚行游無忌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
棄去嚴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
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
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若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
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
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
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輕測
哉狀君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相倚
九十三父壽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
穉須其規圖常覺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要張氏正
而婉生四子允兌充充二女輯輔再要東氏一子曰
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黃度寺允來速銘余
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
抑揚詠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
大畧也銘曰

不設忌以滅命不享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
九月　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赤溪洞民業鑄兵讐盡
者官窮治群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
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士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
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
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
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
溪縣城旁改舊栅濆萬頃豪黨竊以爲田陂浸壞君
既按視即疏鑿如舊規後數百年賴之卒年五十三初唐詩發久君
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
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
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
詩由此復行矣君每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逾出
深者寂入變流贍中神洞形外余輒俛抑終日不知
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議唐人也
得魏人單煇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
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
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
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
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朝
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

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逸祖贈朝議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溯州太守定始爲温州永嘉人君要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　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淪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爲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温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大人富氏歿三年吳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循奉直大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必舉職而不爲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輩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值饋軍前獨君能至全叔來安不至也既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滁河無食譟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決逾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

裴日券馬革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慈扣空篋強
拘之總爲誚諭乃已屢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沙上責
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趣刈麥畫
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頼君力再造惶恐扶舁醫建
康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讎之議出余固
懍懍論奏請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可
以不退且盟約父定矣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
不然前直掩而戮後曲潘牆擾則堂奧徒矣執事者
不審輕動妄發未幾男女怯俱弊使捂正守義如君之
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
無親疎貴賤皆賓涕雪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
以君仕不達夫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
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不墮時紛故園有茹
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茹
兮溪有縉塊乎歸徠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月日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
祇二女壻彭表韓泉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菜少熟父
母老隧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痛絕不知
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父而若自然夫
之父母安高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
學不怠比寡君而病風濕沉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
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爾曰得好語而歸人以

為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俶材庀工無不師友然
尚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
第教授無為軍兵亂人相食俟罷間鞅謁告視夫人
疾亟走出身禱君又夜顛手毒定五年
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早亡不子不孜其艱而相
休以成者固人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
人並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卜其日指斗門之北曰是
宜家藏善補稅於官十畝初先塋子寺亦佃鹽亭山在
斗門之東由載家山而北僧以巨人所擇必山之勝
也因內熱冒孚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
也有司案文書驗視不酬吏取裏賄持不肯決僧詛

鬼路罵聚力樂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
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為首然後十月初六日
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賢不足以買山而
葬於宜荒之山此舉士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
銘曰

徂徠斫耕葬百畝使皆如此訟何當藁棘而舂孰在
亡夫人之歸天與岡喜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生澤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
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十一月辛酉朔年二月某
日葬城北仁塘原考行已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

必是古九遂講說能自成入深荆人聞者依朗開達將校汝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占季年冊倍夫由果求姦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荀也始君甚切家寒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弔疑將祔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宅中上舍橫歲月始升名比脫紱袍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橫歲月始升名比脫紱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衆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守蘇君霆語司楊君范文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斬蒲艾數尺嘗履卷長哦酬酒薄薄矣益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殁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於學

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殁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有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駕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卻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尚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恥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杜國自建徙閩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西夏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凡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十

人銘曰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已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　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臨安尉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祿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辟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奥原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祭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召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欵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紀不挨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覺畏簒倏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耻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投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平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禄然則志也非豪也旨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行絶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僮傔單特窶從晝夜集絶脰鼻蛤蜆蔬橡雜陳之急難箸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褊衣偕出矣景元

果豪耶不以富貴過已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海陳鄭間後署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頲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景元又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詞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既定之榮矣而不往以介貴身以通怨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　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吾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夭二公哀傷倩余記其藏時余自鄂返館出荊州芝舍君卒巖弟志崇踰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載拜伏又逼同發越兩界乃得以窆誌崇詞旨精麗從余父每語家人細大輒銘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愒淡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忘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瑾字國器由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宋里人宋方三尋平始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爲飲奕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既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已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者

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歲淖墊沒數十里
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比塘谷一縣之力間乞丐大
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取底東達之
海閱閏而成堅悍可辰甚療不能漏人以爲君德更
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
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
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
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庭咨以爲法志崇弟曰德崇
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
男七人皆已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
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頗修職即然不足爲君
道而君亦諱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之曰

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
嘉定八年十二月　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
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由儀同至　太宗四世橫
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
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　二聖雄張河南北巨
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　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
從飛戍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神宇嶺外而殺公孤憤
激發痛橫州以投筆自牲束置袍笏不掛身娶婦清
江一月粒言之樂清舅家貲猶夥業舉子夜誦依佛燈
或日昃未爨窶襆深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

未及境有蕭其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絶數年矣公笑因叙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　上言知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死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絶爲一府冠　孝宗秀州金字牌忽夜下　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咸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黄參政不奉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　旨射鐵簫公多與金銀故舞弊士奏藝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　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出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　上既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寵公　光宗語宰相趙其令安在　壽皇所囑付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寢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郡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虞使張汝方暮發京口磯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鈞其舟浮祇以濟國信吏白刺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　憲聖后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　孝宗蚤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

有力辭而免憲元四年五月朔辛丑十八月其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洛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錡宣教郎汝鎮汝鏞汝鏘汝鏜汝鏐汝鏞汝鏘汝鏜汝鏐汝鏞汝鏘汝鏜汝鏐

也蕆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為後洽大恚故迄其
去歲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啓霞金碧曒曒四獸維之中可一揆咸曰天造
柯以斯原噫余趙公曠度逸群神徃無方豈是之墳
諡其遺聲以世厥存得嘉定九年二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章貢黎詠編集

前集

禹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伸詳後名冲字約甫有宋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宦為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為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来駭鄉玄之後至君曾祖疑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郛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秘不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盧州俄召授左領衛守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還領衛用御史疏罷降徒

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五十四卒於邵州
九年二孤葬侯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于何壽鄉
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
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
士蔡鍋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
此文宇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而及第一人然
自後屢舉進士逐不中其入閤門試而後命蓋天予
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為榮而領南尤
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詔泰中
遇事將動謀妄言虜警有詔宜即取君在安豐嘗奏
往北飢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
六議議者因共指君為開隙生事語聞西方賊其改

交朋及為士者亦交尤之庚既卒叛盟而君竟坐逐
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由此
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宣忽詆悖而相加
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
而臧宮馬武之請至頌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
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為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
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
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握中之
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表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
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勤安謹愿
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
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騎將於城下又用戰車致

之清水鎮素不識田林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為言於朝使代李奕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北定山十餘萬君募石城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蕃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早夭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侔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璡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毋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絶聲喪還哭之慟以殁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毋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隅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既豹變

剛柔蔚文曷覆虎犀龍蔚回祥復亨喪也子孫嘉九年十一月　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鍔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視以能相德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為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窩水絶處慕王翦梁鴻夫婦庚麥秀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迹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飢飽之意家人以為難且懼其清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煑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治洗換新衣提青苔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看此下見先舅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俟之飾無爲也已丑已卒二女素孝愛拍有聲胷脅床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舍旁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曛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睊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顚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嘗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吉者特其寧子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啓之矣君悲傷既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佛如比牧爲記於墓上嗇司天地氤氳孰錢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爲神異說孔殷安爾眞歸勿墮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隱仁爲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强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飢賑以學廩尽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蕃有贏糧焉辞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魔者牢力填益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
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
載輸官曰筆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巫監左
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
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
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貞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
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圖解遷光祿
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
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為計畫甚衆皆不用乞
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

分委安扶等李回寖守河公嘆曰今敗矣遂主管門
道宮六年　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吕
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捨郡辭增舟取
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欽息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閘
運判王瓌捕揚幺久無功更命岳飛幺據洞庭陸耕
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訪益造大
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
而不可鬬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逐筏斷江路募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
直擣其墨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鬼盡平
進直祕閣是冬震電大雪水享尺餘帶益煮粥於市
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群行而飛責月樁錢剿鼎運分

發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為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求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詞策安出所從兵少多公曰若志在除彥其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即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洶洶生異語公强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忽喧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徉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鄂邊纔一月人

調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户部郎中知荆南桃源縣俄既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喜曰我得掾一州過桃源遂矣即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迸沙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敕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詔求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為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劒槊不能勝旗榜不能綴垂二十年徂謡勢窮乃稍弭戢而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粤首尾地尚憑索吳錦等賊相謂剥皮發撰而

閩八郡管天下伍黑
蒲山紅之屬數十萬
陳敏為統制積四年平
立砦以守又則自為賊
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
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
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
次辰谷敗僚吏不知
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
賊不能進退盡壞以
公料三日何也公曰
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
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
戍忿聲宛趙立瑾與不
世將鄭剛中而已公
應手小大各成殆
中從趙張事薄晚而
雖如公者未有以
然檜嘗欲引公為
怒故止於外藩將
資所喜而非利之
臣反究氣質日月
巨浸大變殺人成
之所遭同於人
豪傑之士皆踰視苟息惟宗澤未
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
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
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
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
公既為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
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
宛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已
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

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崇福州教授叔宜畯贛州録參恂愉賢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李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户師旦建康權貨務師昉象州録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誦亦漸衰息浩未殁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叙而銘銘曰

薛由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幾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萬殭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闔攘楚劫億萬維群悪首既

正遠戎衣北犁力天下大矣豈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僅存疫碣諛碑何必述載論久益明鉄兩笑貸伊福有孫伊松有子爰刻墓銘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徵知解州祖炤知豊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彦安歷監南安朝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丙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騶早夭曰騶徽州司户女嫁古靈陳灼知
靳水縣唐樽涑水司馬揚皆已卒孫曰永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徽辭抑揚余默受
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
差忒爲之悚聽曜激稟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作出智
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
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鉅
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
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肯滿至暴興者無所屈跌素貴
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
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中佑
觀年八十五慵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
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
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
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陳縣人而
公奉議郎玆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
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
之難宋氏奔竄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
存亡祕閣修撰名渾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公
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仕之然後解州始得祀
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

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尚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之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河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詳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揩流之後前軌尚存舊閭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　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　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杏務嚴州稅罷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為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出淮東運判入為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冲祐觀知婺州宣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冲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已固然傾徐而切偲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睫領徹貫穿縱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之義由此更踐內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

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攖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事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筭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至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隣嗟夫聃逋世不回者遯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耜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卽及兵議起卽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雁其褐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固晉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必濟國事會遇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已怨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騷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揆然金石有聲警於世卒年六十二嘉定九年十二月

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于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
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顒丹楊尉其夭也先良甫
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嗇矣果以子
無用於哀樂之間歟然則學道之力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
離人群而自逸也銘曰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
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
已千搡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蔡山如屈伸肘余未
忍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
廉士貧甚宦甚窘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饔滌舅姑
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麤箴細縷僉旦盤筵不惟
而集由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
難賈夫人親爲猷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
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
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九棐幼長師友筆硯頁
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若有立志交
重棐既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
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
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
年四月巳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
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
之不進忽於傳舉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

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毋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淫覆于家近爲殺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賢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冊顯殆天格其節以庥王氏數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汎後別有洌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惟心之耳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卑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　孝宗知其名召使赴　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授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毋楊夫人忽病謂醫父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白乞詞悲甚　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屐剌白筏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始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玫　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得羅二百餘萬珠粲而尾實江淮諸軍濡旣釜待饘至然後飽食　朝廷方賴其用而

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為元者也今安得蚤而寢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即復具野航出沒圩圻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　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宮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錄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甍為人謖邁肅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密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頻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與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　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又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暫出終處為之痛惜而計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謝不矜為兄子沐後不謝為弟子詠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亢愛惜又自鬻田以衣食之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翔劉采田朝奉即湖北提刑希翔承奉即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

宋彦公先治湖武秉上柏山預爲家藏十二月某日
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　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
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　宋
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
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賤
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賤哉嗚呼
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胄出兮宜愈
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慈奈何

舒彦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蠻境執事者所知
而必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
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
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於時州縣吏能覺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
杲字彦升徐州永豐人余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
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
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
父若德母徐氏皆死主斬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
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
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輸郭肉好皆爲式於後

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敝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彦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拘駭之中可不謂難乎柰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也

夫詞也彦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　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滿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妣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壬日子昇之以狀之伸之銘之銘之伸之佩之銘曰

彦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彦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横斂而世以爲有才吳常懷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冤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庵之強使就辟彦升初不願也江西以爲往竟迩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愊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其幾是矣

墨仲至墓誌銘

余友仲至墨氏名豐是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弁露忼紐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洒

顛倒莫知幅裎蜀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為之黽勉追逐於荒原幽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遏而余畏懼怯劣常痛留一榻不敢越户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美峯肉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緣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詣闕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毋庸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倉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李令

新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改宗正簿史民信化刑罰哀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令蹉跎蒲秩矣尚何詵會其所善為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官觀祿父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為其負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鄂州須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為婺州武義人曾祖壽祖定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卿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

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聲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
爲積數十年經史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
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
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
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
貧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
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寘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
乎又曰頗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予用子不時待
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遠
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
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
能也故著楩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將吏乎

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
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
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
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
焉五女子婿曰石監門衛大將軍善轡進士高楩上
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勾未嫁也孫男曰左
曰弼孫女二余既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溫州移使江
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
成聲也銘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
有法固之心救賢者遺天地所恤固使之氣沮志奪
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圮敗而疾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

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慰於天耶
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
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
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于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爲
中千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
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
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葬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大學
交吳益恭石天民論事業謀畫賢儕輩用爲準的二兄將
分異趣使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
以載書領之而已間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
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
意者失仕乎尚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
於學既厲以古方用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
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
彼也親黨子弟請並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
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族近比數十家燕茲酒三酌父
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繪始未
知學長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得從有
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恩蓋君八子彌憲
太學生又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
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棄修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
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

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鞫壎毋米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豈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敷其子曰少違鮮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貢之者散之皆盡初貢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尽其方興兢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已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畀之數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嚴胎

饗理以質漬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葬遵儀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閔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怒彌念通判江州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約陳壽濟元宗孫男嵩之仝之歸之皆發解進士仝之攸之巖之長興縣魏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與曾君去大學二十餘年　光宗立詔録舊人語故

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即再贈承議郎莫氏
高氏安人銘曰　必
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頴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若無慢情戲
色居闤闠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
肅祭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
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
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
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
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苗而不秀秀而實
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有種非根莠
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秕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
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余於
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天爲屈去來歸冥理

馬攸出十一年十月　日

墓誌銘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章貢黎 諒 編集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黄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黄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温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百年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黄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

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絶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涖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領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捐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帷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所詢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謂臨安府都鹽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靈雲南麓要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儒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鷹行立比三年丙國瑞吕皆謂文過其師矣　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即位冀太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

乎語詩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盧
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領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
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
盍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
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　奏孟子云
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恭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其字上行
思慨然曰今壯而欲行也已差勑令所刪定官對語
如策　孝宗喜曰觧御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
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頃人
黃氏卒除太學録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申奏
士父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

言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輦轂流多要地館
館下議進擢公數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
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近
孝宗寵再主冲佑觀九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
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歸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
一掃絶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趙師㒟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乞奏師㒟之
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
知不乞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㒟
命寢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
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嘉

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訐公
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侍
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
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吾在朝論從民便爾
不許第多其劣易而已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書
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兼太子詹事提舉萬壽宮
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
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頃星墟西南七月二日薨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
人鄭氏子曰蔚承奉郎
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
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

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勤
減輿民無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
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　孝宗君臣之交未
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竿致譏
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
深慮而知化孰能若次熙寧而後節斂目平民困兵
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
正閏恬其仇我俛焉並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忝民
慊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稱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洞
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幣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崇
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崇
詔與虜絕固請固本根崇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
詔與虜絕固請固本根崇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外震示意向以疏泉志

公汲引而材誅舊譽懷附而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温雅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覈專一世宋墨義類判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老生竟曰或不通一詞龍當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栝安聲域林木行之在旁邊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落縱闔援今證古聲氣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享可驗於是矣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佐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曖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覺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篋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縢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彦猷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君叔娶爲曾祖
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謂溧陽
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
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
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糓刃自衛公開示禍福
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杖楊州司户有告主
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勒之吏涕泣湔頗請
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
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連諸吏公離言其
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負自南仲則然常領用二年
宜與縣以牧馬券料爲及後稅民以此德其令敷不
軌法公請諸司合奏罷

適禁領借百年弊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
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即力
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廛水數敗
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
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適判臨安府
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
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薪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
其直以利城郭求與令吏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
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
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
保濆平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
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散遁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由是既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衡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讐而鬬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林箐亢戎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龍狀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懼殺心備防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潭辟公權湘潭令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會子壅滯貴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抗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然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又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求賢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廣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甓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籍田米不輸舉繦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冒其首刖兩足號於衆曰此刼萎藉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輦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圖併公曰若沈

則轉運可罷矣刑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後來退務潛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舉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恭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宅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户崇夫與為伯晟後者從事郎新差州錄事參軍師雩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塢曰宣教郎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秉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婿饒州發而被讒公泣曰十年不避風雨上為感動後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黨人喜閻過頻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皆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襮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住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不令而服音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過而以不足日為歎接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為慼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歎天反時歎地反物歎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及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為能趙侯儼懔如毋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融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問一以卿招遂頌不還慨其生存執與死滅岩谷有述益銘是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豊縣有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　孟太后幸江西衛卒攻縣與賊鬬而死贈直秘閣邑人永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橚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感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禱足改建康府推官都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桑既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轉仕以授同僚章待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萬般賣零落令佐積壓按之請於長一棄除之舉負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淹而行知普陵縣慶元初淅西饑三十縣餓死待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由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涎婦死乎爭棄日乃已知汀州姦詰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拔置庸不肖中是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入子千人聚汀贛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擒巡尉惡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僚

幸日月盡遣還本舉得守廖德明蕭守劉炳顯於朝設柢當車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藏用或賜封椿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潭帶平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右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即除公運判以憂歸服闋召爲右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嘗巡邊至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吭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安府粮料院焯夫合奠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安鄉荅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難後獲責義賤利以給人進退用捨爲已憂樂俛胥始得志攄推天下士使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耶飭收捨銓

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佚胄既亟敗忌者反指爲黨疑似鋤剥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鋤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絶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毁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廢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叢隱糧剩雖大將事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郵詰間

城傳軍中狼顧離立扶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擯特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遺貲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豪者必外爲苛斂若不出度程之中而自是於經常之内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虚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於世務常多闕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已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曇曇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儀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浚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鄭名卿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

者未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澤奇
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緯締錯其行欽欽中全
一剛以折百壬有畫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
月　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孺人周氏蓍周敦頤卽夢祥之女村任家事偶于
夫人括蒼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
三山陳埜婦道修飭君彭
湖廊卢烹菜攪糜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
黯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
子翹敏者懷以果餌詣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
顏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
日葬于年四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鹿水縣南明山任
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夫
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
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
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
擇以羹以道成士之德棄我頃奄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贛縣西刹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
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
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
理壻曰鍾知章孫鋌李燔胡焯周約禮未嫁者一女

孫曰倡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羣祖官
相接至州倅縣宰旁及比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
而曾祖衡祖韋父龍袞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為已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考同列曰此當一
經首必如是者乃為次則公之兄溥也既上肖褒當
一經首士由此巡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忽有私
假他印文得賊者守欲以偽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
於法欺騙爾入重柰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
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
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
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

力諭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眾聲恰色温必使
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仰而亦不能親也
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為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柳
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柳山阻水湄畆米尺綃皆
負齎詣郡公憐之為代輸直數萬發粟豐銀坑還往
君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吸過軍
廣和糴以續餽軼公出郡錢穀於鄰境常平獨完又
上言袁無藏粟俵方得次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
用羸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
善政為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吾成碑足矣
龍野像矣為又嘗自誄曰撫摩二守圭三儀公直二

心衡不敷胡乎若斯言看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禹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丞起迎之舟纜勝二十餘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數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談書坐曹帖牒漫不省眉史顧失笑而公齊北欵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六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柳二十年出處大略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今左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又矣差夫振三世之幽緒陰與而余又特寫之不辛前死銘余職也況最請之勤

耶銘曰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春堅氷姑蘇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横兮憐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咸騎數出文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聽業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自已出也故爲婦而順諸子方携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

師質訊反復曰其善也果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
惰賴以有立故為母智而明允此略皆實行不敢增
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
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
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
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
肖孤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
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禄稊米也於吾
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
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涘之
橫臆也余不識其夫曰承務郎諦祐無力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諦祐無力
衆善篤孝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
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異
交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曷
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
遂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遂其末
銘曰　葬也父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栩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
遷永嘉導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
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角嶷嶷舉止如語童子說屈老者）
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發婺州推官　孝宗疑諸州上
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
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

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　上悅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允議滲漏者皆免移合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鞫奴款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冤殺人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暗零稅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遠浦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歙最稟民最薄鑿山疊畝乾瘠

太半公領縣實由為新塘六十公堨六浚舊陂百頃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時監進奏院太府卒常寺簿坐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渭也渭江海老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塡淤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溝轍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祭為陰厲兼守池言塡歲有金花帽一監卦佳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待離其人忽指而誚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笑不報暴張飛英獻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元

紹興八年詔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充窠元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精申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出仲佑觀知泰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元祐黨中有四公編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特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户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桑多者減役贖罪贛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減保任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冲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刋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辰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于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煒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熔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慕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責之雖不拒啜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啜茗清坐終無所言在澧卻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矣其止是乎鄧友龍

勸北伐祝公幸少助要宜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愠曰公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絶至無禍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魚在鼎眾顧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復怨甚秦確新州可為永鑒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充尚書袁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棲然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豁逸民應旭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乎有淳行尤慕公嘗倾盡錢公既相用常法叙遷勞積到門公亦為折屐公亦用常禮報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孚竅甚媚忌者因椅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簿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遠已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不與時違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雇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繫北之餘忠焉斡旋義為肝脾彼琴者子膚暈是肥欣入不容戚齒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泙

峴洲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爲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激奮遂匪苟脫幾誘同時爲精舍者皆畏向改室或亷書教導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聚子弟鄉里紬繹藉葉無替虔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與雖未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載言炳然亦顯之時捷於微歌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淳以聿脩徇州閭

榮弟之欲而援以先登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在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劫古餘日小緣陂塘疎竹樹阻曲薄粗敵映爾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時貽軍録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盆夫竈叟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蠭百穴君著爲條式使後有矩彙城時貽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若葉池銅山蜰掖別暗井水泉充溢充爲人所祈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柰何晚歲始落貿貿塵埃中

豈若岸巾南堂雲卧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移爲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宇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護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皆之責也銘曰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士上書危言　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文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

特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撰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温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珎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塋旁請余銘旁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旁言戴居南塘山易村海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圖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圖夷其地昱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

暇喘歲宿者與盧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兼器故所
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殁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
不自禁余既聞二載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
爲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未爲少也然則君之
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
宇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
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顯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
水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蔭謂有
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卜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
壙閟不可鑿乃刻記其墓上君諱端字顯叟曾祖某

祖某世籍碼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
清之間路不墝壤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
火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早遜韜其材力時
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張黨破散陰類消伏
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
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辭遝拘於舊額最
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
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旹玩
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興其鄉黨
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亦幾有聞征斂有損
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
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

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稷常稷端稷冰稷道稷遠稷大稷言一壻張自得二女笄未適也孫曰安娘稷嘗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郡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億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録上書陳九事女眞聞其名聘之北行匿咸閒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弃濟州勸進辞元帥有爲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録議将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遷著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元人喪免除祕書郎讒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容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祭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五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揆伴虜使完頗畧於是始揖畧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曰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靚曠洩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諭韓公裔

語徵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
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
簡洽以靜不數令不與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薨于州舍年五十二配曰永陽
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殁也公葬之於越二十
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
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
官公孝友寬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
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
甚敏行與文稱恂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
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
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廣仁

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
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
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危今一
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
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
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户萬九千
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
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天酒稅房
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
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猾之變何
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

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技引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臨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頤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此明於順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　高宗問代卿者檜辛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然則

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踈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豈公自以爲上九之向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亏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尊也公爲尊也其差誤副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乂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慕兮百共鯀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寶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

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
蕭白壁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乍閏十
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諿汝諤汝詁汝詁繼舍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遊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茵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巽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意與校書郎王衢名義相交善如弟兄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婁蜀川舟陸館淹

泊累載欲常候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
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
文書旁舍稀聞覆聲各以孝敬分臧非世俗間子婦
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萃
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户益伸氣而節以恭儉
約以詩禮實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
硯得親近絶不知京洛可善玩事而汝談汝譣有異
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
丈人之産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二
欲驟進汝談汝譣風礪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
次薨池州毁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譎逐趙丞相二
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舍

無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聱竭辛苦
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譣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
温州汝譣寺丞使數路汝訓汝諤改官知連江恭寧
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
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
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
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徵後顯天理必復如霜露零
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
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為
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為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
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
模爰從羅峴教始詩書學於趙宗人無閒言女叔在

闔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北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
爛彌高極深一緩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心

滕季庾墓誌銘

滕季庾墓誌銘

滕成宇季庾来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
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宇部
冯緑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
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
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悦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
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漂
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
近法罷鹽司再薦即召會内禪不果然後薦者
累累不已歸侂胄方擅事太息君故為軟語逭歲月

君寤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涬風波間余為
奏授蕙靖處士侂胄猶靳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絶
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鬼奇卓
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為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
始廢章亭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
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為應科者地哉奈何後
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荅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
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其所謂不通者
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
不涉門户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群誚棄毀
如詰影幻而君以憒憒服達倉猝整習遇草野厥冠而
返可謂無恥之厚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

嚴下渭等固宜獲異材乘略輻湊君獨智韻脫固宜
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實此余所
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辛某年
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夢國子
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昇嫁廣濟知縣
盧櫟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以孫孫男伯祥孫
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
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
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
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宴

告密威脅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鞫於臨安公偶懾
録參軍閉獄户邏者求之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
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
即坐讁自古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
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奏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
意上駁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
預政矣調溧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肩民田訟曼改監
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
出改官奏為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
管太部雅閒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
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
讀入告外賢材下勝衆預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

淮東鹽淮西運判入郎會
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賣
舟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
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
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
項壽皇崩兩宮隔絶喪禮
汝愚不畏嫌疑決策立
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
節怫鬱黜閒何以示後世
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
固留公併得罪趙夫禍所
祸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
攵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之

恢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群矣　趙丞相特
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
尤怨羣其有功生異起說
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趙學結局矣九經趙公識面
坐語無不迕絶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
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
色抗辭矜行說節勢蠱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
沖然無去来而為忿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為言
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忿以發公論趙公之証賴以明道
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
前語捋頭不對常時禄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
之更賣田起業數間而已再主仲佑觀再請老以直

龍圖閣致仕贈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為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
元鄉翠嶼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祔合于墓子曰綸
先卒曰維棻官白約棻官瑨曰趙繹棻官稹曰懇曰
愈曰恩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
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
而理和塤唱羌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
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
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
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
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
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倩防收攬雖幹官亦
親懼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有形迹不肯協同
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若孤立今黨援封殖大
殘也閫帥倏給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
淮當作過汗遵何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論
畧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策幾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
子故滯綬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
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
斛兩大項秋麥危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
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爭為博士為寺丞
為編修官為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
也氣泰神靜本末一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
其上不為執政大臣其次不為諫官御史材非果難

也銘曰超天門之峩峩業我考衆外逐而俯護突夫子
之並登考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撫考載駭俗
之高軒過讒愚之橫潰考扶忠良之阨鄣訊曰山得
蒼考水涵清深復深考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志銘

曾祖宗道祖德荒父宋來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動
志廣學夫書靡敭卷數百者親手傳篤記憶略遍未
冠與鄭景望同登名磐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
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爭為聞家然皆由君教也授
漳浦主簿文牘間剖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
民為劫胥嘗獄上官一食頃放散數十
人傳聲催呼徹於北州使行視曰縣盡荒遠不到
地龍巖瘴毒深辱號烏脚溪者左趾未投右脛已騈
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蕭延大掠流
鵝灣同巡檢轄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
酋二剿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
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妥敘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為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
欽薦未及以薨慶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
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浩浦夫人王
氏子曰顧曰端朝省試第一令宣教郎太學博士君
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
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欺曰異日主簿有酒
常飲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

大人出權不我怨也故僅使白去官人父見則教我好伏事牢拾餘稚來營塋此吉也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三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若莫如君者其學也情者可通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闔視宇宙隘田慮凡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閒活人鳥脚漢殺誠流鵝砦雖無舊史得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宋故尚書微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恬四世孫令畯師衮皆名聞東南架使柏編國朝宗室最舊中興父乃召歸居禁中下榻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巽字從善編

平江府司户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年進士第薦授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户部金部郎孝宗念公執家故人子贍智蚤立異顧待屢奏事殿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金穀各掌邦賦名類析裂每有會計隔走五司文籍後重吏胥浸為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弊可絶上大喜亟命操筆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難治前守屢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益旌與減征商十三四減苗耗十五六蠲緡解板帳量留之鄉不幸病死為給費民感其意即城隍敞大堂分建十祠祝哀為獻知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三十萬

復選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銅柏場鑄錢務變而成宿通歲課俱
足贏銅錢數萬貫鈞著實司撮要五卷上元喜召為户
部郎官出淮東總領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罷參
成閔皇甫凋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冤陳雜役在並
兵享立賞格激其退情拔偏將董世雄馮琪韋松等
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
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鑄
錢聚淮東數百萬緡閩掩捕盡利八州閉肆逾月樵蘇路
阻公亟出令恣民採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
僧牒官會樁積米收而鋼藏之蓋為此又請造交子
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直祕閣鹽鐵官有
臧負既効治反為所陷罷除太府少卿淮南總領軍

人被差肇生券不到水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可數
矩公寢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以
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為真仍兼臨安府國
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江府辭提舉興國宮兼
服知揚州陛龍圖閣賜正透舉以帶在楊三年入權
工部尚書尋權户部既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繫增
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末開禧初也歸侂
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聞不敢問問或不敢荅公還
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
為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
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商
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

處戒嚴公由紹興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製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
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俛首
愈怨讟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絶矣
又明年俛崩死赴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斛二百琢石
示求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
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奉北俄復以夏官兼爲
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慶情歷敭顯見立剖決審允
求趣具曲應巷大街卑夫家我實情偽如山海非趙尹豈
萬若趙尚書親爲其家能備識至今其論猶然四方之極鄭

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倣王化所以自
示師始也周人合公鄉大夫之賢通治六鄉信享劇
美橫猾消伏記曰古者國大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
彼名豪巨俠蹙雹貧細所在市淵非設方略廣耳目
何以迹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哀止哉然而智進
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
嫌張敞材輕非師涛之器公乘興訟王尊功伐前所
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
之也公奏　陛下始緣都城稍賤米貴革挽用臣
今雖稍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
懼終不足寄委　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勑令連

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秦國夫人生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侯清早深慕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尹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壹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汝人蔡氏先公卒于希蒼其官保義郎希慶早卒希稚某官二壻楊訓某官詹又戎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桂老某官孫壻曰莫幼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南總領希蒼哥從余金陵自公歿即遣客候余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敝廬之次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錢塘民俗原無京兆悍強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容有不盡施者也

銘曰

公過　孝宗冠咋方初策畫雲興毋疾少徐自浙北南晉淮東西衆大之居濁以能惟有漸最慶有赫冬卿入座尚書五綵縣尹升比伐大議爲時力爭誰云觸忤籍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且豈如王尊歎毀忽譽毀勿與鬥譽勿與鄰惟孝及友燕爾後人嘉定十三年九月日

長澤王氏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周世三爲劉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刺史尹曹元顗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澤左曹葬

於剡之南胡陞官堵西上金西北入通教十百里六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命每獨念曰祥晦以上推王世子受姑之姓導氏以下審超孫顗定屬之實襲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胤叛祖微死之父迪功郎迫哀痛沉剔未暇及生理君勿尚束髮郎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挾以孩深廣迪功嘗曰吾家命脉也非此兒不典矣族人長者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泰何以迫利簡遠成其恭孝和敬之人後已通有共無猶於天性奇書善本輒費搜

其子必於清論閒流意未嘗不在譜諜閒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之先緒耶使然歟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史參宗寺爲卿直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巖也阮遙集葬山陰亦皆阮也彼非賢者之爾胄耶時遠則念息地葉則慮殖地南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開達上顧千載卧不又用而子孫賴之矣蓋鼎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葬甲戌十一月丙申祔義烏烟鄉山曰黍龍峯麓夢庚銘已卒於亦

先考參軍在東嘉府受命實襲深夢錫持表賀表進
明年縣另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
而史稱怖予混混予嚴嚴予恢譜乃言嚴予復無恢
者誤也然鄧之子名儉而嚴復以名其子亦誤
也自懷成兩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
而銘之銘曰山固非水複昔誰宅喬相梁鄉蕃侍升
九十餘年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
百有篤丑公追念世德勿爲崛升不如繼興休墟權
且淑綏影緩我能新之貴此銘稱

故桓溫參政汪公薦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巳酉葬會昌鄉蜀望北
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
父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廳太學鋒銳
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
試魁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
京口置泌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萬
宗厭戎馬父思煮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
大夫皆謂父凡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文質
厚有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
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
奏願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群臣諸生示
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群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

乎小學者不料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又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舉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孫不用敵令內徙進侍御史睹宛還之所賤州京子俗利害請宜增損裕養民力其言陛下近以各郡土貢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皆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縣使百姓皆曉而勿擾其稽遠者由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燕侍講押班趙轍憲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論籍籍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音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燕攝東府事自秦檜忌得惡同列俯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已遂去俄復寘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咈旋皆下殿目送必與檜約禮檜瞬息間喻意祖察歲餘未有以逞公顏檜忮忍欲有所建白咎上恩過常泪塞不得間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踢檜犀帶忽問撫密有否使者言帶二賜撫密檜憮然曰上果享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白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山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稽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縣餘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反撚

代燎政以慈愛爲主

勸兩訟勿爭詞致裂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譬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爲民惜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慼上章毀詆奪學士　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刻薨狡沃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會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縣縣家遣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奉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孝謹之始洁之既貴封舒民延康都亟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簡昌曾都是公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御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文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微猷閣待制義質顧春薄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慶義方義實義善義華義森義綱直祕閣贛縣丞綰通判楚州綸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縝知永興縣綬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於孝盡自少至老不狀無異行疇曜中農坐桑語爾汝如十人歲餘倒禀下其宜臣始皆曰檀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縣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

兩人同誌郎
史氏合傳之
体也

已収高第後待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善類咸以遒述祖德銷熄誣謗大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比錦墓而已錄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櫻契參之迹不有獨我偃我爾無尚爾同斷斷汪公輔君忠臣豈不比比曰君是從事惟良明惟兩聖人添照碑成始點終寢生宛死榮墳彼北莊其下蒲刻蜀笋仍存翁仲循默碑銘新特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何道用墓誌銘

大事記陳同甫兵法也欲望諸憂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志憂君之難大義也

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慆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陰與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俾臣恥不詣已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執政尤不樂復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為惟狂前此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言吾怒哀樂之權皷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為惟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兼戚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吕興何北四毆吕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　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内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壯所謂陳龍川也白中亭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實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挼膝明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實匪還宜出上方相慘愾

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魏正門爭論且言今内空無賢外虚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興萃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　光宗曰　壽皇以鄉屬朕姑爲郎相伴爭公謝臣已累　壽皇不敢復累　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泰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耆奏

嗜欲之苦也相傳以娛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崔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褒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

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節仰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苦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交也鮑早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交也王顧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咸依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范公墓誌銘

塘山提文辛福建市舶楫齊曰先人嘗国大恩雖死卹孤一用舊礼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下詔安天子恭已群臣遵藏中都官貴重留父者六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歸行禰謁朝士舊故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疎廣受無以尚之夫耽位敗高鄭傑祿尖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葬叙安與少保舜則太傅贈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孚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国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誥職薦公曰父年尚迫近祿人子私願也

無考任而躐華選懼為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戰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以和為形以備為實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国史編修官又言法為天下信事為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已變遄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麾国禮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不謏率不擇深淺而功緩湊的深中

利害雖老於臺閣不能及　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令曰用人未有毫髮効驟遷輕政視職守如流　上美其意曰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為二兼焉在後省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贓敗不可收叙宋鈞罷黜不可其奉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賛而明州民汪佽獻稻萬餘助賑邮户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誣定典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曰立已定何退為要請

不改旬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聖賢相與愕顧歎伏公初見　上固黙許任屬及請乞并四等以下積次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尊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為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由側升　上念公甩溥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　上求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知禮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　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　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言畫策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嘗再

三卿盡言若此眞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斂寧捨施為已任大閔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窠名為民疫者六十萬寵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户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盡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鑒訴材傑舒援淹滯　上常自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為德也于時法慶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墓廬以宿喪太師如魏國任禎先其經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裨竈之有例禀助婚喪有傾產待人賀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

善以收譽不衒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佑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杓通判福州槭椐通判沅州楠通判撫州堉劉倓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杓椐倓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鄞口鎮洙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淡承務郎浣瑞安縣尉洽將仕郎即濆登仕郎而洙淡亦已卒曾孫鑒鎡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鎡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偪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由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惟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恭道并包勿倩沮之嚴嚴廟謨虛已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　上欺　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賚其退有考其進公既返正帝亦禪止古稱明良毋或遠止幽堂久寂遺糧未紀君臣之逢以揣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　日

宋駒字廙父自宣獻公徵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釐閒者昭灼破竹迎刃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羞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

矣用爲盖余交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殁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巳未夫人黄氏子永孫塔仕獻可即山陰縣承務郎之陳堣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户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仕材者來也遺學而求道者叅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天下之涌涌又將誰是哉銘人勿怠勿止尚君之攸居定十四年四月　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翻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立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于臨海西溪東奥山君任南康憲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由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狀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欵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奪給禄胥徒貴產中没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姜氏閫閾素嚴力外絶行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

然一捐終死無疑矣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
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
千餘年不再見慨爾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竟奪而王
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
爲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敦高弟尊被遇天聖
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
後葉寖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由漢陽徙淄川再爲
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関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
唐姜簒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
天水及後世從而寖遠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
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任范文正公請
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筠通
判全州是爲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
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吕丞相順浩世姻許秦檜遷於
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賢而臣而　孝宗尤嗇其材遂擢
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
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
令治行甚備余嘗爲察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
容齋之美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
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樂高以
元汝恭非能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
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
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
仁可以善大其後兩方家長山時申館上腴幾半

縣患難漂泊旅於合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為齊之姜也故詳録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卿監沙市鎮曰鄒曰鄒皆先卒曰鄭今為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鋪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仁實彌遜智實夢寅孫曰遲曰安祖和祖彌大克實彌壯南康軍詹懷祖孫塔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洞將仕郎銘曰

太公垂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子孫未嘗離橫窓牧邁善與家宜勤我清苦志絶彼驕吝死素風落朱榮旅葬合之湄長山嶽故摧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年五月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盛稱者得陳君肯卿既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倪而不肖父乃言曰吾曾出太丘長寔從婺徙台貽範序著名　神宗朝二大父并實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尤謂遂要適當也吾父諱昺字叔明喜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急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陳我兼其二

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曾能使明備能使強銳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情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猝而視寘疑其有餘也左腕乳深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為素欲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三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誨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訓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於持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僅不任哀

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為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一開說焉未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絕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鄉太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者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已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腎曰何莘姚銜哀夢齡

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家居間吁嗟叔明
手戟檜杉印溆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蠻
其文爛爛永也不刊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葬門幽寂紅藥被野如
菜後流數十論難捷起良前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
父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
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
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
寔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
通判臨安府整飭割盜職務大起諸使交同僚交譽
爭薦或言資敏明幹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絕
覬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
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
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養閑居隱几
噓唅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譴以察究
爲急詰姦無枝葉之避濫得情無鉤距之巧或以爲是
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
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
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亂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
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困
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
塘陂八百三十餘丈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

也嚴州時山深屢浸星極水突奔則舟楫具妥舍備
捄粮給民趨如歸忘其勢之孰使然也整旅督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
尊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澡鬻食
盡招討郭傀脅裕子臣友上之六理達父曰四筆楷
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佗胄誅
堂後官五人給令以為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
為權則信必隨為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
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戔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
後可市鋪抑劵鹽賈科貼乃流通淺悉不用也治臨
江以儉交貨賂賄皆削去通判扶所重呿沮止終不
聽曰為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
世味益薄知閒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

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于無
錫富安鄉山白稍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
從政郎楊州録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
臨安府都稅院繼勇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
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簒無留藏窘
無積陳達父兄弟嫂僮竈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
一也余始捄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柘落歲縈月累然
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膳賓親避逅恩
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録我先后以繼塗妙遭
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
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乎進學必依瞿儒巍巍
糟適口而膏粱疎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

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
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為道卽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
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
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尚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
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
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
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
足以通於嫌故舍徐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

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
其儉父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
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
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
氏子元護承務郎元貞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掌來
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
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
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
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來百秋斗猶嶽佇
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伏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先
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
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
敬事畸由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者
作即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負
百餘應聘至遠近驚馮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
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遂遂無咎世有能操
養七之柄而忘其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尊而士襲襲
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
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
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痛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
古書特有隱趣君嚴奉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礼西其居數
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補歙縣西尉通山薄尉建
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
如素熟民逋負裸於縣廡衰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
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
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匿今又十
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柰何其長
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redacted]孤山下將遂留
止有寒疾而歸九月其日族人並集扶床偏視曰珍
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
月某日竟捨棺焉要陸氏宗氏子敬子曾子皆陳嚴
陳桂曹弼湯棄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與慶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好舍而喜遊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為笑而不答然則非遊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安云山樵水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戴佛菓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宋君目不流矜足不窘步飲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之疾亡已復至俄又疾作苦憂凌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事表徒

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饑曾舜文及祖秉器開市調立銖兩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贅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故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詘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為彼不為此何也族祖皇無子以木弟括為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括亟歸皇驚泣曰彼雛也委吾財於塹焉用盡立責契以畀我先人不聽皇竟自費之十一付其雛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數

曰託孤勿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貴半請弟捐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矣吾弟潛死妻丘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即以券還丘二産直皆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羨形色千乘好名之論夫始不以一戚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爲之也王公不能咎意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數若夫二産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枯相女嫁內舍生毛仁夏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冲老孫女二銘曰始由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必高岡祿草連理伯季同藏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罪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昔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髮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傭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宇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見棄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棄而求蠭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作色疏翁扶姆却立無惰容奚將勉詣

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避近集語輒重觔黑組殷勤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夔甫由父蔭補崇陰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勞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察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盖收斂損約根本也疏庤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祭載釋靡登靡臣曷夫奚悲噫嚱爾思曰子嬰肯噫教之求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瓘祖敏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録本坐敗救晝夜讀數日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踵秦檜故禁文氣甲科公理勝而筆豪真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户陳丞相俊卿椎誠聽公輸茵許自槩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還國子録勑令所刪定

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浩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顧出綱下遂甚柰何上感悟遂極論喻數刻因以公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裾正而行監司俛首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廵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提舉湖北辰州徭蒲關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用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恫恐安撫使王蘭奉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詵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徭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緡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木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觖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鼎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耆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峨嵋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

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爽後帥皇甫
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士命刼界外斌建
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
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卽州藏惡至糴米搜糴民食
頗竭由是七州民無強弱相肩爲盜縱橫入虜地寖
歸自愆商販路絶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
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雇晝掩伀胄不知其情將
逐出師公謂伀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豈儲實邊
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
蓋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剽奪行之豈得
以敗亡爲戲乎既屢論斌爽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
歲伀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卽叔似以往諭指
協和帥潰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户部郎遣司農少卿
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刼敗支
池何再敗者城而郭倖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
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
也虜虜必墜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
而飲公決北城爲地道瀦江貯之三百尺茭蓁楅
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
交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解百
餘萬安陸七千萬又分光黄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
安朔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帝慮敕之者也及
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
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

如公集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
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折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機
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
日置司北岸虜絶南河亟命上蒙趙觀覆之中流人
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及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
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俛曺言州無援
師僞爲儛哭可憐者俛曺不□其□也慫襄陽都統
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吕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
擠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
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俛曺
懼復以公知江州備禦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
洫中流晏然俛曺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

者棄府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起李興國宫
九年八月朔無事牛七十三年正月丁酉葬建
牙鄉鵬飛里今人胡氏之先公十年卒子曰臨字天曰
觀宣教卽知在陽縣事曰濂濂建康府户部贍軍中
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郁杞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録參
順彭澤縣新漢陽將仕郎頖而女之嫁者六
人夫公軒昂謝絶世情共畏不知其難究
識從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究
踐危涇至洪波駭浪痛舟夜濟惟意所向若
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陷吳氏道
中物眾備學特盛以名宇擅海内數十人惟公才最
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羣流羣流
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一公獨先見

若然無分銖之賞黃門以為罪公亦不白明也夫挾三最世不其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奄復二州人懇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上人也非義勇也而公為抑代遽奏罷之抑慙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琚檢校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人以抑訪為謗因佐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歲糴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譽人能以白為黑止於所說而已不說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奄復永世之羅二州祭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今不說者往矣不譽者可以定矣古合符人不素定乎珚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為跖矣銘曰

選陝運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閩口覆波若電開襟挑敵最為先見葦粟萬倉卒全兩邦庸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剸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說夫之沒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逵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隙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雅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依於分域之外抗而爲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矣友其華於質鮮焉若夫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加鮮焉況於群千萬人而造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一篇就輯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也譽之不如無毀毀招之不如無毀也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父也無悲愁慍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歲在甲戌八月十三日辛

世爲衣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吳氏至君蚤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于許義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趣覓額可乎先王擇司徒俊選使升之大學既有聞其辨論昔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述也今察歲月捐父書奏皇家以爲優校可乎得毋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鄉貢不大學復昔登進士第增嘯海今坦豈城隍山墓道安厝銘曰埴之爻沈個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孫賢且番憙使其信然以君

之賢宜有後哉定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濂父天民由建
從台爲黄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
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孜孜迎
師數百餘里賚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前謝醫不
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笑之君曰昔
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
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
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
胥曰頊附實余師禹余薦浦周晃夫儒希匿於醫可
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
利雖教而未復子之哉奈何夫君知復於需而已矣
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復之可銘矣
銘曰　留耕之間有伉其閈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
心如馳易迹難留勿昧勿忘浮其永之休嘉定九年七月日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熾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泰司
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墓寺綠秀山是時吳
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
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
表于墓余曰史有狀襄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
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想曰誠然吾待大罪於
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禄爾乃浮江縮湖上一紀之快

遭任賊偽亂震動舍弟留無討去無從是不擇便近
地危其親罪一也議盜蜀無假南土不函東下益西
寄拳議使者坐縱口罵議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
議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獲官守高卑於
親何益罪二也議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救語有
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
萬何不給而重欽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
怒題絶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矣發弟已
無益毛氏祭之祭由是賜張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
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煖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
山嶺可休水簽可息今不及矣到一嶺則剥一豆
發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祿不
及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
不後其上謗謬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
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潰風裂衣苟未漫而吾
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
幸未至陋胥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
隱如此是可表也

毋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溫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
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
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户勞奪之
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
於瑞安貧賤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

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皆盡自是連困
厄無常居隨僦輒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
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怡然處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
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斂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
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
紝之讌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
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吾如是二十餘年
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
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
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
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
累我也又曰慶與成敗

之故受怜於人此人為之緩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
故錄其第如此而猶得保為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
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
年也始得疾甚畏上淵下虛仍作驚眩輒死某等不
知所為但相與環泣勞涕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
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能愈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得守我之
無以見門户之成立矣得愈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
矣一日忽自能行櫛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
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
夫人又見其之有成而病愈者以為善養而不足今疾幾可以禄

仕養也吾六月我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弃
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
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于某
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遵遺適過還幼養備長女十人許
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誦于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為
養而不足以言報着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
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榮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為親
也夫人之德可以為婦可以為母而無其家業若不
克施天地不可想夫人之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
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其
之不孝邑不肖也尚何言哉今啓殯屋以從幽兆則
萬事頌衰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
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
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為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
行遺訓又恐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
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
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
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竢名於墓隅